



QIMENGSHIYE
ZHONGDE
XIANFENGXIAOSHUO

启蒙视野

中的先锋小说

● 叶立文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此书获得武汉大学文学院学术研究基金资助

QIMENGSHIYE
ZHONGDE
XIANFENGXIAOSHUO

启蒙视野

中的先锋小说

● 叶立文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叶立文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7

ISBN 978 - 7 - 216 - 05093 - 7

I. 启…

II. 叶…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7070 号

启蒙视野中的先锋小说

叶立文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8.875

字数:220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 000

定价:25.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093 - 7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年轻的时候觉得给别人写的书作序,是一件很牛的事。所以读序言之类的文字,也就特别的严肃。后来,在自己还算年轻的时候,被一位老同学、作家方方逼着为她的第一本小说集写了一个也叫序言的东西,这就由大姑娘变成小妇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想不序也不成。这其中,大半是碍着熟人的情面,而且这熟人又大半是门下的弟子,所序的著作又大半是他们的博士论文,这就等于是他们又给了我一次作人师的机会,所以也乐意为之。此后读人家写的序,虽然照旧严肃,却少了己所不为的一份神秘。好在我已告别年轻,老之将至,肤质渐厚,就算是装模作样地作篇序,也不会脸红。

立文原本没有打算让我给他的这本书作序,后来又要我在他的书前面写上页把字,说是要重温一下当年作学生的感觉。我只好再作一回冯妇,和他一起重温一下这感觉。说到感觉,我和他的可能有所不同,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他在修订书稿时,总想起跟我学习的日子,“那时读书真是简单执着,现在已完全被异化了,看情形还将继续异化下去”。我不知道他所说的这“异化”所指为何,按照“异化”一词本身的含义,应该是说他当年读书时所培育的“简单执着”,如今倒成了束缚自己的异己之物。倘如此,我倒希望他“继续异化下去”,而不要变得简慢和轻忽。然则,在这样的时代,要谨守一份“简单和执着”,也难,所以,他有时就不免要感到拘束和痛

苦。但尽管如此，我依旧希望他用“简单执着”约束自己，而不要变得简慢和轻忽。

立文本科修习考古，我曾戏说他学了一手挖祖坟的本领。愚意以为考古原本不依靠太多复杂的思想，最要紧的是按照预定的计划 and 目标，一锹一铲、日积月累地挖下去，才会有所发现，有所收获。也许正是最初的这种专业的训练，培养了他称之为“简单执着”的读书治学的精神，甚至包括他的处世为人，也常常让人觉着这份“简单”和“执着”。所以，在生活中，他也常常要陷入由这“简单执着”四字所构造的“围城”。他的同门师弟李遇春在一首《戏赠叶兄》的诗中说：“小小围城思存在，大大先锋辨是非。君今亦陷围城内，我欲长谈再找谁？”

页纸已满，就序到此。

於可训

丁亥年夏月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内 容 摘 要

本书以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先锋话语从发生、发展到最终形成先锋小说的过程。从本书所使用的“先锋”一词来看,它不是一个规范和既定的模式,而是一个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不断发生着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先锋话语永远与主流文化相对抗,它是一种文化精神,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八十年代小说中的先锋话语,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都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价值规范和美学规范构成了挑战。而先锋话语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文革”结束后社会思潮的嬗变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传播所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本书力图捕捉八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中先锋话语的变化过程,并探讨1984年之后先锋小说主题话语的社会学意义。就此而言,先锋小说不仅仅是对个体存在的叙事关怀,同样也是先锋作家启蒙理念的文本实践。后者所蕴含的“重构历史叙事”的努力,在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真实观念的同时,也形成了先锋小说形式试验所遵循的基本叙事法则。这些叙事法则包括先锋作家的真实观念和时空观念,它们对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超现实叙事场景的设置和心理时间、生存空间的运用等方面。全书分四章。

第一章 论述七十年代末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大陆的传播,重点考察这一传播运动的合法性前提、传播策略以及“现代派”论争中文学观念的变化。

在新时期初的社会语境中，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是支撑社会思想言路的核心话语。前者从反思“文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目标。而这一目标体现的正是中国急欲摆脱“文革”创伤，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梦想。与之相比，同时期的启蒙主义则赓续了“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尽管这一传统表面上强调的是个性解放，但“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梦想才是启蒙主义运动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一致的历史目标下，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便具有了异质同构的话语关系。为实现强国之梦，意识形态允许接纳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来思潮。由于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学者实用主义的阐释策略中获得了一种启蒙功能，因此，现代主义的传播便同时获得了意识形态和启蒙主义的许可。而这一传播运动的合法性前提最终也由意识形态话语予以了确认。但是，为了护意识形态的权力根基，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时，又不得不采取了讲求策略的方式。本章通过分析七十年代末传播现代主义的介绍性文本，具体说明了当时的传播策略。当现代主义的传播日渐广泛时，中国文学界也由此引发了规模较大的“现代派”论争。在这场论争中，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成为当时文坛共同认可的发展目标。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文学现代化呢？从七十、八十年代之交的小说创作中，已经出现了一批通过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谋求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创新实验。在这一过程中，先锋话语合乎历史逻辑地出现在了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当中。

第二章 论述现实主义小说新变中的先锋话语。在新时期初的小说创作中，反思“文革”是一个难以绕开的主题。如何解构“文革”政治神话的意识形态霸权，则成为体现先锋话语“解神话”功能的文本表征。从当时的意识流小说来看，语言是其解构政治神话的重要武器。本章从语言学的层面出发，借助西方政治学家的

神话分析方法,对意识流小说的“解神话”功能予以了理论分析。除此之外,在普遍意义上的反思小说中,还出现了对存在问题进行体认的先锋话语。从宗璞、戴厚英、王蒙、张贤亮到刘索拉,先锋话语从以下几个层面展现了对“存在”的体认。首先是宗璞等作家的人道主义诉求,其次是王蒙、张贤亮对个体存在的心理和潜意识书写,再到刘索拉的“荒诞”表达,新时期初的小说创作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展现了一条有关个体存在主题的演变轨迹。而另一部分作家,如汪曾祺、邓友梅等人,则在追求无情节、无结构的叙事艺术中,影响了先锋话语的增长过程。大致到1985年,先锋话语终于汇聚而成为先锋小说。本章概括了先锋小说的文化寻根、现代观念形态写作和形式试验的文本变化,并简要论及了先锋小说的主题与形式特征。

第三章 论述先锋小说的主题话语,重点考察先锋小说的两个启蒙主题,即“寻找民族身份”和“重构历史叙事”。在“寻找民族身份”的启蒙主题中,文化寻根层面的先锋小说致力于追寻的是“民族自我”,它们通过文化寓言的形式,对“文革”结束后“民族自我”的迷失做出了形象化书写。与此同时,文化寻根层面的先锋小说还在民族文化寓言的建构中,借助边缘文化的力量,试图补救传统文化的阙失面。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自我”始终是一个贯穿小说创作的核心主题。只有通过民族自我的身份确认,才能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确立历史起点,并为这一努力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源。而在“重构历史叙事”的启蒙主题中,本章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力求凸现先锋作家“超越传统历史叙事”的启蒙叙事。由于传统历史叙事压制了人类个体的生命独语,因此,在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中,就出现了多种解构传统历史叙事的启蒙主义诉求。这些方式均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构成了挑战:在先锋作家的启蒙理念

中,关怀个体逐步取代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启蒙目标。因此,当代启蒙主义关注个体存在的思想主题在先锋小说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表达。在这种启蒙叙事中,可以看到,有关个体存在困境的考量始终是先锋作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本章就此以残雪的小说为分析对象,阐明了先锋作家以个体叙事拯救灵魂困境的文本策略。残雪小说中人物身陷困境却不甘沉沦的存在状况,以及他们在存在困境中的“突围表演”,都充分说明了先锋小说关怀个体的存在主题。

第四章 论述先锋小说的叙事法则。本章对先锋小说形式试验所遵循的叙事法则进行了研究。其中,先锋作家的真实观、时间观和空间观是三条基本的叙事法则。对于先锋作家而言,他们的真实观指的其实是“精神真实”,而现实则是“虚伪的现实”。这种真实观直接决定了先锋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叙事场景。在绝大部分先锋作家笔下,叙事场景是超现实的,而且他们的叙事方式也集中在如何把现实事件转换为精神事件,或者说,如何在叙述精神真实的过程中,颠覆现实主义小说的现实真实。在这一形式试验中,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残雪等人的创作,最为典型地展现了精神真实的叙事法则。而精神真实作为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首要叙事法则,还深深影响了先锋作家的时间观念。在先锋作家安排小说形式建构的创新试验中,心理时间成为了组织小说叙事结构的重要元素,是心理时间颠覆了故事的现实秩序,并重组了先锋小说的故事时间。同样,真实观念还影响了先锋作家的空间观念。组织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空间元素,不是地域空间,而是人物个体洽合其间的生存空间。通过对生存空间的营构,先锋作家使得故事发生的场所也沾染上了深重的精神气息,并进而影响了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

从本书对中国八十年代小说先锋话语的研究结果来看,先锋

话语的形成与发展实与启蒙思潮密切相关。先锋小说的出现,不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中国当代小说的产物,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中启蒙主义嬗变的结果。二者之间的结合,实际上从艺术表现与主题话语两方面促成了先锋小说的出现。尽管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启蒙主义的文化狂欢已渐显颓势,商业文化价值开始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但八十年代先锋小说的存在,却有力证明了当代文学追求文学现代化的努力。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是第一次自为的和大规模的个体叙事。本书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先锋话语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现代化试验的贡献,也指出了先锋小说形式试验的某些缺憾。以上所述,均能证明当代先锋小说的文学史意义。在今天的文学写作中,先锋小说曾经尝试过的文学元素已积淀为一个崭新的传统,它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诉求,无疑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 录

序 / 於可训 001

内容摘要 / 003

引言 / 001

第一章 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传播与文学观念的变化 / 012

一、话语同构:现代主义传播的合法性前提 012

二、传播策略:走出“阶级决定论” 023

三、现代派论争:“对话”中的“潜对话” 032

第二章 现实主义小说新变中的先锋话语 / 043

一、解神话:“意识流”小说中的先锋话语 043

二、对“存在”的体认:反思小说中的先锋话语 062

三、从增长到繁荣:先锋小说的形成 078

第三章 先锋小说的主题话语 / 099

一、寻找民族身份 099

二、重构历史叙事 116

三、存在困境中的“突围表演” 151

第四章 先锋小说的叙事法则 / 174

一、虚伪的现实:先锋作家的真实观 178

二、心理时间的重组:先锋作家的时间观 197

三、生存空间的营构:先锋作家的空间观 209

结语 / 221

参考文献 / 226

附录一 / 236

附录二 / 250

附录三 / 268

致谢 / 271

引 言

作为一种命名方式,“先锋”一词在当代文学评论中已被广泛使用。它所激发的理论想象常常是人们各种阅读体验的修辞性综合,前卫、新潮、实验性以及面对主流文学永不妥协的抗争精神已然构成了“先锋”一词的语义内涵。在这种感性的修辞表达中,“先锋文学”常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学样式。就新时期文学而言,1985年前后兴起的以马原、残雪、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作家为代表的小说创作,由于其自觉的创新试验而被评论家普遍指认为先锋小说。但是,如果抛开这一命名行为中隐含的感性因素,转而在学理层面上界定先锋小说内涵的话,那就无异于一次困难重重的理论冒险。

从“先锋”一词的原意来看,“先锋”不是一个规范的和既定的模式,“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在历史的相对稳定状态中的变异与前趋的不稳定因素。”^①严格地说,先锋是一种精神,一种姿态或一种倾向,它的本质就是与现实中的主流文化永远针锋相对。关于“先锋”的概念,美国学者罗杰·夏士克(Roger Shattuck)写道:“Avant-garde 法文,军事用语,适于19世纪的先进的和实验的艺术运动。通常与现代主义有关系,‘先锋’(avant-garde)这个词意

^① 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第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意味着艺术形式的变革,同样,这个词也意味着艺术家们为把自己和他们的作品从已经建立起的艺术陈旧过时的桎梏陈规和艺术品位中解放出来所做的努力。先锋在被认识和接受为正统合法的艺术表达之前,常有一个长时间的忍受和力争得到社会承认自己存在价值的奋斗或挣扎的痛苦。先锋派的方法与已经被大众接受的艺术品位和学术实践的矛盾对抗程度经常近于引起公愤和暴力。比如 1920 年的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引起的示威。在不同的艺术幻想中,凭借知识的文学潮流与合作,先锋派的艺术家和作家通常组成一种松散的社团。他们经常在艺术或科学革命之外的革命性政治运动中寻求灵感……很难从他们的实验和高度神经质的行为中区分出什么是糟粕,什么是愚弄观众,什么是机会主义。”^①从上文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几个重要结论:一、先锋与现代主义关系密切;二、先锋注重形式变革;三、先锋与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规范格格不入。从被指称为先锋文学的创作实践来看,以上几点可以基本上概括为两个层面,首先是思想上的叛逆性,先锋文学所传达的观念往往对现实中既定的权威叙事构成了不同程度的颠覆与反抗。其次是艺术上的前卫性,它表现在对主流文化叙事方式的破坏与再创上。尤其重要的是,“先锋”的超前性是绝对的,它往往在反抗“陈旧过时的桎梏陈规”中体现出自身的前卫意识,由于先锋的破坏对象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这一对象自身的发展变化,先锋也就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因此,相对于现实主义而言,1930 年前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包括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派、超现实主义等等都被称作过先锋。而二

① 《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I),第 7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7 年版。

战以后，“除一部分现代派作家继续被称为先锋外，这顶皇冠大概就该轮到后现代主义戴了。”^①可见，先锋“反映了文化的广泛的分裂。它不是一个凝固不定的点而更像一条流动的河。”^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先锋可以说是一种针对主流文化的颠覆行为，它所具有的文化对抗姿态，鲜明地表达了先锋永远不愿屈服于主流文化的反抗精神。这个意义上的“先锋”实际上是先锋概念的本义。同时，“先锋”还往往处于被历史化的过程中。当某个时代的先锋在经过与主流文化的尖锐对抗后，会逐渐稳定下来并被经典化。此时，先锋的所指内涵就将再度发生变化，一些更新的、更具创造力的文化精神将取代原有的先锋文化而被再度冠之以“先锋”的称号。先锋所指涉的对象实际上在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既然先锋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我们又将如何谈论新时期文学中的先锋小说呢？或者说，我们将在哪一种意义上使用“先锋小说”这一名称？

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而言，先锋一词的使用首先针对的是八十年代文学中的诗歌运动。而且，这一术语的使用实际上与新时期初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息息相关。当北岛、顾城、杨炼、江河、舒婷、梁小斌等诗人掀起“朦胧诗”运动时，先锋一词便被用来指代其中无所不在的现代主义因素。1981年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中就使用了先锋一词来描述“朦胧诗”的特征，指出“他们的主题基调与目前整个文坛最先锋的艺术是基本吻合的”。^③这里所谓的先锋艺术，指的是1979年“星星画展”所代表的艺术界的创新运动。总体而言，此时的先锋概念实际上取其前卫、探索、实验等汉语语义。

①② 王蒙、潘凯雄：《先锋考——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先锋》，《今日先锋》1994年第1期，三联书店。

③ 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由于七十年代末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广泛传播,使得人们因“文革”造成的精神创伤寻找到了极为适合的艺术表达方式。现代主义的孤独、迷惘和被遗弃感等情绪,正是后“文革”时期的人们心灵创伤的真实写照,而现代主义的荒诞手法又常常是表达人们非理性情绪的最佳表达方式,像“朦胧诗”对传统价值的怀疑和对“文革”后一代人理性迷误的揭示,无疑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价值规范构成了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的艺术实践实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息息相关。

这一状况同样存在于八十年代的小说创作中,当1985年前后马原、残雪等人掀起当代小说的革新风暴时,评论界即以“现代派”小说指称这些迥然有异于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型小说样式。这一称谓针对的正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当代文学传统,现代主义在此层面上具有颠覆和反抗主流文学传统的先锋功能。这意味着在八十年代的文学语境中,先锋小说的起点和定位如同诗歌一样也应是现代主义试验。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破除和改变由机械唯物论与庸俗阶级论所决定的“现实主义”独掌文坛的局面。先锋小说针对现实主义小说的颠覆策略首先是自觉的形式试验,这种形式试验所遵循的叙事法则处处与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念针锋相对。概括而言,先锋小说以其独有的真实观念,即精神真实置换了现实主义的客观真实,前者所包容的人类生存图像大大改变了现实主义对于现实亦步亦趋的再现功能,转而以作家的主体精神重构现实真实,并由此引发了小说叙事方式、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的深刻变革。这种形式试验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诸如意识流、精神分析、荒诞描写、结构主义等等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均将作家的主体精神提升到了高于客观现实的地位。这一形式试验彻底破坏了现实主义小说的美学规范,反情节、反结构、反人物的“三反”小说瓦解了现

现实主义小说的接受美学。先锋小说也因此背负上了晦涩难懂的形式主义罪名,但这又恰恰是先锋小说文学身份的标志之一:“先锋派着意创造的是困难的形式,好像有意让大部分读者观众看不懂。可以说,形式上不好懂是先锋最明确无误的标记。”^①其实,这种“不好懂”正是现代主义文学典型的“陌生化”策略,“陌生化”(又译“奇异性”)是“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方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艺术是对事物的制作进行体验的一种方式,而已制成之物在艺术之中并不重要。”^②突出艺术的体验功能,无疑是先锋小说注重人类主体精神世界的表现。因此,先锋小说的形式试验在广泛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叙事方式的基础上,颠覆了现实主义小说再现客观现实的形式建构。

除此之外,先锋小说针对现实主义传统的颠覆策略还包括主题话语的变异。在先锋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有两类主题话语深深颠覆了现实主义传统的历史叙事。其一是“五四”启蒙主题的现代转型。在“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中,个性解放虽然是当时启蒙运动的表征,但它的提出却不是“五四”启蒙主义的终极目标。对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而言,他们为之奋斗的,其实是一个摆脱了列强压迫的现代民族国家。个性解放由于对封建专制主义具有强大的颠覆功能,因此被“五四”启蒙主义者视为实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梦想的必要手段。这一启蒙传统在八十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即在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下,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者越来越重视对个体存在困境的关注。作为一种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① 赵毅衡:《先锋派在中国的必要性》,《花城》1993年第5期。

② [苏]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第10页,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